



火花

寡人有疾，其名相思，爱卿你是知，还是不知？

随宇而安·著

寡人有疾

求温良贤惠的爱卿包养
一起去私奔啊!!!

果然没有【哔——】的皇帝伤不起：
君要臣死，臣咬了寡人中指啊！
寡人的话像放屁，寡人的圣旨比草纸还不如！
乱臣贼子都欺上头来了，欺君犯上啊有没有？！欺师灭祖啊有没有？！
史上最苦逼皇帝——寡人是个姐儿啊！

《老爷有喜》续集
随宇而安再续亡命
搞笑经典之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



随宇而安

属性狼，年龄万岁万岁万万岁，喜欢晚睡晚睡晚睡……五讲四美三热爱，爱猫扑爱天涯爱新闻联播，墓志铭：如果猥琐是一种气质，此人死于气质出众。

已出版《老爷有喜·凤凰劫》《老爷有喜·凤还朝》《不小心，祸大了！》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suiyueran0616>

策 划：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孙 逊
封面绘制：木木白暮



随宇而安·著

虞有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寡人有疾/随宇而安 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12-2061-5

I.①寡… II.①随…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0047号

寡人有疾

著 者: 随宇而安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061-5

定 价: 21.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GUAREN YOU JI

【第一章】	据说，寡人太好色	001
【第二章】	爱卿，给寡人笑个	029
【第三章】	苏昀入内阁，装铮入后宫	059
【第四章】	陛下，请自重	087
【第五章】	装铮可入画也	107
【第六章】	“不要脸”，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	135
【第七章】	“叫铮哥哥都没用。”装铮叹气， “这个真不会……”	157



目录

contents
GUAREN YOU JI



【第八章】	挑挑拣拣，到最后仍是孤家寡人一个	181
【第九章】	婚前恐惧症	203
【第十章】	就体力而言，他比较适合当天下男性楷模，而我是天下女性的耻辱	231
【第十一章】	我要让你的一生背负满不能推卸的责任，我要和儿女一起绑着你，再苦再难，为了我们你也要活下去。	259
【番外一】	琼林宴·裴笙	287
【番外二】	念念不忘	288
【番外三】	秘密	291
【后 记】		295



第一章

据说，寡人太好色

【一】

据说，寡人太好色。

这话寡人活了十八年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又一次听到，仍是惆怅得很。

小路子义愤填膺，作势欲起：“陛下，那些人太猖狂了！于天子脚下竟敢如此非议君上，让小的去将他们拿下！”

我无奈地摆摆手，扯出一丝看似不甚在意其实还是有点内伤的大度微笑。

“罢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让他们说去吧，寡人无愧于心就是了。”说罢，我垂下头，别过脸，看向窗外的街道，摸了摸自己的手背，自我安慰道，“昔日邹忌劝齐桓公纳谏，曰能谤讥于市朝，而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以此说来，外间那些谤讥寡人的，也该受赏。这样吧，小路子你去跟茶馆老板说，今日的茶钱都由我们付了。”

小路子怜悯地看了我一眼，道了声“喏”，出了门去。

门一打开，那些声音瞬间放大了数倍涌进来。

“所以说啊，龙生龙凤生凤，明德陛下是个明君不错，不过将满朝文武凡有点姿色的青年才俊都纳入自己的后宫也是不假，你们说当今圣上还能是个吃素的？”一男子高声笑说。



人活着，难免为声名所累。

我活着，却是为母亲的声名所累。

她身为陈国第十八任女皇，有五个夫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她不知收敛，给五个夫婿都封了官摆朝堂上去，旁人却不知内情，只道她是将朝堂上有姿色的才俊都揽上龙床了，纷纷谴责她有辱斯文。

其实那也是她的事，又与我何干？偏偏还有一群人附和。

“就是就是。五年前，咱皇上才十三岁是吧，琼林宴上就将探花郎逼得跳太清池以求清白。逼迫未遂后还将人调离京城贬谪边疆，你们瞧，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逼迫未遂……

寡人在心里叹了口气，低头扯着衣袖，刹那间有些无语凝噎。

想当年，寡人豆蔻年华，天真少女，那探花郎二八少年，芝兰玉树，寡人心未动手未动不过眼皮一抬，那俊俏少年便举身赴太清池了——寡人连他长相如何都未曾看清，大庭广众之下，离他也尚有十步之遥，这逼迫一说也未免太怪力乱神了。

“如今朝中才俊，当属裴相苏卿，你们说，陛下会朝哪个下手？”

然后便是齜齜的笑声……

所幸小路子拦得及时，没让我听到后面不堪入耳的猜测。

难得微服出访一趟，想听听民间疾苦，谁知听到的却净是这般的荒唐鬼话，想来我大陈的百姓在寡人治下都幸福得很……

小路子回来后将门带上，弯腰问道：“陛下，这地方三教九流泛滥，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我忧郁地点点头，起了身来，跟在小路子后面从偏门出茶馆，回到南门大街上。

正是午后光景，太阳半倚在崇德宫上方，影子拖出短短一截，因是春末时分，天气回暖，街上行人也多了起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春衫，一看那花俏的款式便知是出自我母亲之手。

我大陈之繁华尽现于帝都，帝都之繁华又尽现于南门大街。南门大街直达宫门，大臣们上朝都要经过此处，五里长街，人行人道，车行车道，井然有序。街道两旁开满了店铺，是帝都出了名的销金窟。由南门大街中段左拐，过了通天桥却是另一番景象。

安静。

一种沉稳低调的奢华、不动声色的高贵。

通天桥这边的白衣巷虽然只有短短三里，却住满了当朝权贵，四品以下的官员皆没有资格住在此处。

也是，五品官员谁受得了左边住着当朝丞相对面住着铁面国师。

到了国师府门口，小路子上前拍了拍门，立刻便有人应门了。

“谁啊？”那人开了门，狐疑地打量了我们两人，目光从我面上扫了一眼，顿时呆住了，“陛……陛下……”

我微笑点头：“听说国师卧病在床，寡人特来探视。”

不愧是国师府的下人，看到是寡人亲临也没吓得方寸尽失，稍稍定了心神便躬着身子把我们领了进去。

“老国师是得了什么病？”我问那小厮道。

“回陛下，国师大人感染了风寒，太医嘱咐要多休息两日。”那人恭恭敬敬地答道。

“我这是微服私访，你们无需拘谨。国师既然身子不适，就不用出来迎接了，带我去看看他就是。”

国师也将近七十高龄了，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将一生都献给了大陈江山。母亲退位前便对我说过，待国师要如待祖父一般尊重，祖父病重，我这当孙女的自然要来问候一番。

早已有人先去通知了国师，我到的时候国师已和衣起身，方要拜倒，便被我双手托住。

“国师带病在身，不必多礼！看座，看座！”

后面小厮机灵地铺上软垫扶国师坐下。

我细细看了国师几眼，心中慨叹岁月催人老，记忆中，他还吹胡子瞪眼睛罚我抄着四书五经，谁知一转眼我长大了，他也衰老到这般地步了。或许也有还在病中的原因，但看他面色泛黄，手也微抖的模样，只怕也是到了离休的时候了。

就因为他一心为国，从未为自己考量过，这话我才始终说不出口，怕说出口了，反而激怒他。

“陛下日理万机，还来探望老臣，老臣不胜惶恐……”国师激动地说了一句，喘了两口气，又问，“陛下，奏章都批完了吗？”

呃……

我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国师染病，应安心休养，朝中诸事先放一放，不急不急……”



“不急？”方才还有些混浊的老眼这时陡然瞪了起来，“陛下何出此言！北方春旱未过，南方又有大水，这些事如何能不急？京杭漕运修缮费用亏空八十万两白银，赈灾粮草未能及时到位，责任未究，公款也没追回，这也不急？陛下，老臣年事已高，不能时刻辅佐陛下左右，但明德陛下将您托付给老臣，老臣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为了探视老臣而耽误国家大事，那老臣百死难辞其咎！老臣，老臣……”说着左右张望一下，认定了门柱，起身就要撞柱子！

“快拦住！”我吓得跳了起来，下人急忙围了上来把他拉回座位上，我哀叹了口气，站定了身子走到他跟前，低头认错：“国师说得是，是寡人疏忽了。事有轻重缓急，大事急事寡人自然不敢贻误。春旱已发了粮草赈灾，又让工部派了人去兴修水利。南方洪涝也已派了官吏去堪灾救灾。漕运亏空一案，廷尉府正在审理，粮草暂时改由陆路运输，漕政改革之事，交由内阁草拟章程。”

听我将事情一一解释了一番，国师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满意地点点头，微笑道：“陛下勤政爱民，乃百姓之福、大陈之福。”

“哪里哪里，这也是为君本分。”我也客套地谦虚一下。

国师上下打量我两眼——本来作为一个臣子，如此打量君上实属不敬，但他看我那眼神就像看着外孙女，我心头一暖，也不会多计较什么。

“这一转眼，陛下也已……十八了吧？”国师欣慰地看着我，“如今的陛下，终于可以独当一面，老臣也能安心去见大陈列祖列宗了。只是在老臣去见列祖列宗之前，还有一个未完的心愿，希望陛下成全。”

我心里痒得慌，忙道：“国师的心愿，寡人自当满足，只是别说不吉利的话。”

国师叹了口气，缓缓道：“陛下已是双九年华，后宫却仍然空虚。儒家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天下已平，陛下却尚未成家，六宫无主，则阴阳失衡，乾坤不正，恐怕会危及社稷。陛下为万民表率，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行差踏错。”

我早该想到，会是这一件事……

讷讷地，收回手负到身后，我踱步到门口，背对着众人。

“国师所言极是，寡人也明白其中道理。只是……良缘难觅……”

我姓刘，名思，从我十三岁那年登基为陈国第十九任女皇开始，就注定了是“寡人”。

当皇帝，不是“孤家”，就是“寡人”。

我大陈有过一段内外交困的日子，但自从我的母亲登基后，对外平乱，对内

革新，到了我接手之时，已是一派升平景象。北方凉国退避三千里，年年纳贡，南方闽越俯首称臣，归入版图，朝中百官忠心耿耿，贤能辈出，才俊不少。

只是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凡是贤臣、能臣，皆害怕与圣上有不清不白的暧昧关系，被史官大笔一挥，安上“佞臣”的名号，能力再强，最后也免不了落个以色事君的不良记录。

想崇光元年那届科举的一甲进士，因出了探花郎那出闹剧，自此以后，但凡想在政事上有所作为的莫不蓄起长须明志，到后来因有长须的人多了，没长须的便成了异类，仿佛是有心要攀龙附凤一般，难免地受了长须党的歧视，为表清白，结果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

只除了百姓口中的“裴相苏卿”。

“陛下此言差矣。”国师反驳我说，“陛下有传承皇室血脉之责，岂能顾念儿女私情？老臣没几年好活的了，无论如何，一定要为陛下将此事办妥，方不负明德陛下所托！”

有句话在我心头翻来覆去了许久，我嘴唇动了几下，终于还是没勇气说出口，只有叹口气，一挥袖道：“罢了，此事他日再议。”

身为女皇，也有万千痛苦难以对人说。

男人娶妻，可以娶贤、娶美，寡人择婿，却不能只看外表。一个徒有其表的男人，纵然有倾城之色，时间久了也会看腻。但是有才能有才华的男子，多半有些清高，又有谁愿意入宫门，活在女人名下，埋没一生？

我母亲能有世间难觅的五个男人相伴一生，那是她的福气，我却不是她。

我郁郁寡欢地从国师处离开，走到中庭便远远看到回廊那边闪过一抹墨兰，不由得站定了，看着那抹墨兰穿过回廊，走到我跟前停下。

“陛下金安，微臣有失远迎。”来人微笑着见了个礼，虽是请罪，却是不卑不亢。

我亦微笑以对：“看苏御史行色匆匆，似乎是有要事在身？”

“回陛下，漕粮亏空一案又有新进展，微臣正要前往廷尉府。”

我点头道：“今日旬休，也难为苏御史仍为公事操劳。寡人正好出得宫门，便与你一同去廷尉府看看。”

他略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随即恢复常态，点头道：“是，陛下请。”

我与他一同朝外走去，随意道：“既在宫外，你也不必拘谨。我不以寡人自称，你也不必一口一个陛下。”

他虽也答了一声“是”，也没有再称呼我“陛下”，却同样也没有说出我想



听的那两个字。

相思。

我希望他唤我的名字。

累世公卿之家，书香门第之后，国师的得意传人苏焕卿。

十三岁那年的琼林宴上，隔着无数青年才俊，我却只看到了太清池那畔的一抹淡绿剪影，方知何为真正的芝兰玉树。

苏昀，字焕卿。

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他却不甚在意，笑曰：“心中无鬼，何必白日贴符？苏家家训，不结朋党，即便是‘长须党’。诸位雅兴，恕苏某不能相陪了。”说罢摇头浅笑离开，留下一群脸色不善的长须党人。

年少扬名，十八岁高中状元。有人说他君子端方，温润如玉，有人说他孤高自傲，目下无尘，可在我看来，那都不是我心目中的苏焕卿。我心目中的苏焕卿，是我十岁那年，陪我在太学府外罚站的那个少年。

国师说：陛下该成家，该立凤君。

我只想问一句：可否立焕卿？

焕卿，相思……

若能听他唤我一声相思，那该多好。

【二】

廷尉府离国师府不远，但因赶时间，便派了两顶软轿出来，不过片刻便穿过长街到了廷尉府，一下轿，看到停在我们前方的马车，我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妙。

苏昀亦是眉头一皱，回头向我看来，用眼神请示我。

我既怕里面那个人，又喜欢外面这个人，既不想见里面那个人，又舍不得离开外面这个人……

罢了罢了，我硬着头皮笑道：“今日真是巧了，打了商量似的都来了廷尉府。”说着先提步进去，苏昀跟在我右后方道：“是因为这里有值得来的好处。”

于他而言，好处是漕银亏空案的证据。

于我而言，好处是他也在这里。

于裴铮而言，好处又是什么？

目光在接触到堂上那人似笑非笑的凤眸时，膝弯如有所觉似的麻了一下，让

我几乎向前扑倒。

凤眸的主人今日一身紫黑直裰，紫色尊贵，黑色庄重，满朝才俊说少不少，但也只有他一人能完美诠释这两种颜色背后的含意，让人知道何为——当朝一品！

见我和苏昀进来，那人手中一柄玉骨扇就半合起来，颇有节奏感地轻敲着左手掌心，那一下下倒像是敲在我心头，让我的心跳猛地沉重起来——这人我是知道一点的，算计人的时候未必敲扇子，但敲扇子的时候定然在算计着人。

我强作镇定装出一个“帝王式”的高高在上的淡定微笑：“裴相也在这里？真是巧啊。”

“是巧啊。”那边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地回了三个字，俊美得有一丝邪气的笑容让我不寒而栗。这人明明是白衣出身，却比苏昀还多了三分浑然天成的贵气——果然是穷奢极欲的奸臣、贪官！

裴铮见我和苏昀同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事实上，我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惊讶之情，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陛下。”裴铮坐在内堂上座，此时缓缓踱到我跟前，行了个礼，“陛下今日怎么得了空来廷尉府视察？”

我干笑一声道：“听说漕银亏空一案有了新进展，证人已然落网，寡人便跟来看看。”

“跟？”裴铮眉梢一挑，目光从我面上滑过，扫了苏昀一眼，客套地笑道，“原来是去了苏御史府上。”

苏昀微笑回视裴铮：“裴相日理万机，竟然连廷尉府的内政也要过问，实在让下官惭愧。”

岂止是廷尉府内政，便是寡人的私事，他也要干预的。我悲愤地想。

我朝到如今算是太平盛世，但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和谐音，用民间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君是淫君，臣是权臣”。

寡人这个“淫君”委实是被冤枉的，他这个“权臣”却是实至名归。寡人十三岁登基之时，他在九卿里还只是崭露头角，当时的丞相仍是我父君，内阁是由母亲钦点的四位顾命大臣组成。到十五岁及笄，父君隐退，他便以丞相高足的身份上位，发起了“崇光新政”，曰革除旧弊，反腐反贪。彼时我仍年少天真，只当他还和小时候一样处处为我着想，便给他放了特权，谁知这权力就像出了阁的闺女，一放便收不回来了。一年内，四位顾命大臣尽皆归隐，两年间，朝堂大清洗，元老几乎都下了台，全换上了他的门生。如今的内阁，虽说有五人，却只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国师，另一个就是他。



可以说，崇光新政之后，偌大的朝堂上，再无一人能与裴铮对抗了，包括寡人。

每想到此处，寡人便惆怅得很哪……

此刻，裴铮要到廷尉府提人，苏昀兼任廷尉一职，漕银亏空一案本也是由他全权负责，自然寸步不让。我很是欣慰地在一旁看着，心道我看中的人，果然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比寡人这个“淫君”有担当得多了。

“此案由廷尉府负责，犯人理当留下，裴相要强行带走罪犯，眼里可还有陛下，可还有王法？”苏昀双目如炬，直直地盯着裴铮。

被点到名的我心上抖了一抖，果不其然，裴铮向我看来，似笑非笑道：“那陛下如何说？”

我被看到心里发毛，苏昀也同时转眼看我。若平时他能这般凝视我，我定然心神荡漾、遍体酥麻，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只是此时此刻，另一人也同样望着我……

我左右为难，搓了搓手，沉思片刻道：“其实吧……这犯人的供词只有一份，在丞相府提审和在廷尉府提审又有什么差别呢？”

“陛下！”苏昀眉心一皱，眼中闪过失望，看得我揪心。我真真怕极了他的眼神，午夜梦回都告诉自己，便是为了他的欣慰，我也要当个明君。

阻碍我当明君的奸臣——裴铮嘴角一勾，眼底的笑意又浮上三分。

我咽了咽口水，继续道：“既然在哪里都没有差别，那还是由寡人带回宫审问吧……”

苏昀一怔，随即嘴角笑纹缓缓荡开，看得我的心也荡漾了一把，忍不住嘴角勾了起来。

“陛下所言极是。”

裴铮不置可否地瞥了我一眼，双手拢回袖中，唇边笑意不减，只是含意有些许不同。他走到我跟前，在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我顿时有些呼吸困难，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忽地手腕一紧，却是被另一人拉着护到身后。

“裴相，君臣有别。”苏昀将我护在身后，挡在我与裴铮之间，我愣愣地看着他的后背，又低下头来，看着他握住我的那只手——被握住的地方，仿佛被火点着了，那温度直烫到了心头。

寡人这趟出宫，值了……

没有听清他们二人说了什么，待听到裴铮冷哼一声，我才反应回来，扬起头越过苏昀的肩膀看到他的眼睛——似乎不怎么愉快。

“时候不早了，陛下也该回宫了吧。”裴铮淡淡地道，“既然陛下要亲自审问犯人，那微臣自当从旨。犯人自有苏御史押往崇德宫，至于陛下……还是由臣亲自护送比较安全。”

呸！就他被行刺的次数来看，被他护送走鬼门关的几率还大些。

但他既已退让了一步，我若再得寸进尺，激怒了他，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见好就收，寡人还是懂的。

这时苏昀已松开了手，我有些失落地暗自叹了口气，又有些回味地摸了摸被他碰触过的地方，这才自苏昀背后走出，对裴铮道：“既是如此，便有劳裴相了。”又转头对苏昀道，“那罪犯便由苏御史押解了。”

苏昀躬身道：“微臣遵命。恭送陛下。”

裴铮在一旁看着我，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陛下，请吧。”

我勉强点头微笑，跟着他上了马车。

裴铮的马车极好认，谈不上极尽奢华，却是我坐过的最舒适的马车，不像其他马车那样颠簸得我眩晕酸痛，恶心想吐，这马车行进得平缓，里间又尽是软垫，还熏了宁神香，让人舒适得昏昏欲睡。

我背靠在软垫上，几乎整个人陷了进去，眯了眯眼睛，开始有些犯困。

可是对面坐着的那人让我如坐针毡，难以安眠。

“陛下今日微服私访，是为了看国师，还是为了看苏御史？”裴铮倚在一边，挑着眉看我。

我打了个激灵，坐正了身子，扯扯衣袖淡定地道：“国师为国操劳，卧病在床，寡人理当前去探望。”

虽然明知他绝不会相信，但我仍是要这般回答。

当年的琼林宴上，谁都以为我是在看那探花郎，只有裴铮发现了我的秘密，在琼林宴因探花郎落水而乱成一团时，他走到我身边，似笑非笑地附到我耳边说：“苏焕卿确实一表人才，陛下可是犯病了？”

当时吓得我手一抖，洒洒了一身，他却施施然远去。

国师苏秦，四朝元老，累世公卿，往上数还有开国功臣。别人家死了人都埋在土里立个碑，他们家的却要挂在墙上供人膜拜，便是所谓的一门忠烈。到如今只剩下苏昀一人身系苏家的使命，苏家家训里赫然有两条——不结朋党、不媚君上，苏秦指望苏昀当个贤臣、能臣、忠臣、名臣，我又哪里敢流露出一丝不轨，让他沦为佞臣……



满朝文武，近身官人，无一人猜得到寡人的心意，却让裴铮一眼看穿天机。

寡人怕他，是真怕，只因他的师傅强过我的师傅。

我的师傅是国师，他的师傅却是我的父君。我有五个爹，其一是前任丞相，其二是我的亲生父亲，也是武林盟主。裴铮是我生父收养，又由父君培养成才的。父君乃明德朝中第一文臣，却还说裴铮文武双全，青出于蓝，能得父君如此夸赞的人，我怎能不怕。

本来，我也该认父君为师，但母亲和几个爹爹后来都觉得父慈女恶，须将我交由别人管教，这才让我拜了国师为太傅。对此我倒也没有怨言，若非如此，我又如何能遇到焕卿……

只不过，一个是我的师傅——国师的孙子，一个是我的父君——丞相的徒弟，茶馆里那些人说什么“裴相苏卿”，殊不知哪一个，都不是寡人下得去手的。

裴铮说：“陛下早已过了适婚年纪，苏御史今年也二十有三了，听朝中同僚说，说亲者几乎踏破了苏家门槛。”裴铮顿了顿，睨着我轻笑道，“陛下难道就不担心？”

我正襟危坐道：“个人事小，寡人一心为国，无心挂念婚事。苏御史光风霁月，处处以国事为先，寡人甚是钦佩。”

裴铮又道：“可惜啊，苏御史至今仍未点头，听说是早已心有所属……”

我被他那意味深长的尾音震得心口一荡。

心有所属——是谁？

我偷眼看他。

他却作势撩起车帘，看向车外：“已快到宫门了。”

我捏了捏自己的手心，装作随意问道：“不知苏御史心属哪家闺秀？寡人若知晓，自当为之赐婚。”

裴铮瞥过我，嘴角噙着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陛下真想知道？”

我轻轻点点头，心想反正他都知道我的心思，承认一下也无妨。

他放下帘子，俯身向我靠来，我附耳过去，便在这时，马车忽地刹住，我重心不稳地向前扑去，感觉到一丝凉意擦过我的脸颊，心下颤抖了一把，整个人滚进他怀里。

我听到头上传来一声低笑：“陛下这是在投怀送抱吗？”

我慌慌张张从他怀里挣了出来，扶了扶发冠，干咳两声，感觉脸上有些发烫。

“裴……裴相说笑了。”